

大唐悬疑录

兰亭序密码

破解《兰亭序》真迹的千古谎言与生死谜局

《兰亭序》诞生二百余年籍籍无名，直到唐太宗亲手伪造，血腥推行，被捧为“千古一帖”，才得以流传至今。唐太宗伪造《兰亭序》的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什么历史阴谋？《兰亭序》真迹今天到底藏在哪里？

唐隐 作品

大唐悬疑录：

兰亭序密码

唐隐 著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内容提要

世人皆知《兰亭序》是“千古一帖”，却不知它也是“千古一谜”。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唐宪宗时期，主角是名臣裴度的侄女——裴玄静。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客刺杀，横尸街头，临死前他留给了裴玄静一个秘密。经过无数辗转，裴玄静探寻出这原来是一个关于《兰亭序》真迹的秘密，而《兰亭序》真迹之谜牵扯到的是皇族内部的核心机密，甚至关系到大唐王朝的气运。裴玄静循着蛛丝马迹，一点点接近终极机密，同时也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必然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悬疑录：兰亭序密码/唐隐著. —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6
ISBN 978-7-313-13343-4

I. ①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56329 号

大唐悬疑录：兰亭序密码

著 者：唐 隐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邮政编码：200030

出 版 人：韩建民

印 制：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 mm×1000 mm 1/16

字 数：316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2 月第 2 版

书 号：ISBN 978-7-313-13343-4/I

定 价：36.00 元

地 址：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

电 话：021-6407120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张：22.25

印 次：201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告读者：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联系电话：021-52823052

神龍亭序

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會

稽山陰之蘭亭情契事也羣賢畢

至領茂林脩

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

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

盛一觴一詠一足以暢叙幽情是日

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

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

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

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

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

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

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

其所以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

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

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

於盡古人之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

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

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

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

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

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

致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

《兰亭序》神龙摹本

有子山真

关于《兰亭序》的历史事实

公元353年三月初三，王羲之邀请魏晋以来最显赫的几大家族，聚会于会稽郡山阴城的兰亭，曲水流觞，饮酒赋诗。王羲之为此次盛会写下一篇《兰亭序》，通篇324字，凡字有复重者，皆变化不一，精美绝伦。

《兰亭序》诞生后二百余年，并未大放异彩，真正让《兰亭序》名声显赫的却是唐太宗李世民。

靠残杀兄弟登基的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，尤为推崇《兰亭序》，并辗转得到了《兰亭序》真迹。他亲自编写《晋书》中关于王羲之的部分，将王羲之捧上“书圣”的位置，将《兰亭序》捧为“千古一帖”，更鼓励全民学书法。后人分析，李世民之所以推崇《兰亭序》，并非出于单纯的喜爱，而是意图洗刷登基原罪、对臣民进行意识形态控制，实现其政治目的。

历史的吊诡在于：《兰亭序》在李世民手里成了“千古一帖”，更成了“千古一谜”。

唐太宗的遗诏里要求将《兰亭序》枕在脑袋下边，因而世人多以为《兰亭序》就埋在昭陵（唐太宗陵墓，位于今咸阳市）。五代时期的耀州刺史温韬盗取昭陵，在他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，却并没有《兰亭序》。史学界有人认为《兰亭序》真迹可能是被不通文墨的温韬给撕毁了，也有

人认为《兰亭序》真迹并不在昭陵，而是成了女皇武则天的陪葬品。

《兰亭序》真迹藏在哪儿成了一个谜，而《兰亭序》真伪之辨更是绵延千年，其中不乏惊人之论。

清末碑学名家李文田经考证发现：南朝刘孝标所注的《世说新语》中首次提到了《兰亭序》，而当时的名字叫《临河序》，全文只有153字，跟流传于世的324字版本的《兰亭序》大有出入，所以《兰亭序》并非王羲之所作。这一说法石破天惊，被后世研究者记取，影响深远。

1965年，郭沫若在《文物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认为《兰亭序》系后人伪作，伪作者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，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大辩论。

直到今天，关于《兰亭序》真迹到底在哪里，甚至到底有没有真迹，依然是一个谜。

附《兰亭序》全文：
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。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；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，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！古人云，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。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《兰亭序密码》人物表

● **裴玄静**：本书女主角，女神探，女道士。大唐宰相裴度的侄女，唐朝著名诗人李贺的未婚妻。中国古代神仙传记《续仙传》中记载“五云盘旋，仙女奏乐，白凤载玄静升天，向西北而去”，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女仙人之一。

● **崔森**：本书男主角，以江湖郎中的身份示人，行事神秘，具有多重背景，与大唐皇家有着隐秘渊源。

● **李纯**：唐宪宗，唐朝第十一位皇帝。在位期间成功削藩，巩固了中央集权，实现“元和中兴”，是唐朝中后期历史评价最高的君主。元和十五年(820年)，被宦官陈弘志杀害，享年四十三岁，在位十五年。

● **武元衡**：唐朝宰相，诗人，女皇武则天的曾侄孙。一生致力于削弱藩镇势力，重振大唐统一，是唐宪宗李纯削藩最得力的助手。元和十年(815年)六月，遭藩镇刺客刺杀于长安街头。

● **聂隐娘**：魏博藩镇大将聂锋之女，身怀绝技，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刺客。

● **李贺(长吉)**：唐代著名诗人，字长吉，裴玄静未婚夫。有“诗鬼”之称，与“诗仙”李白、“诗圣”杜甫、“诗佛”王维齐名。与李白、李商隐并称为“唐代三李”。终生郁郁不得志，27岁即英年早逝。

● **裴度**：唐代四朝宰相，文学家，裴玄静叔父。继武元衡之后辅助唐宪宗李纯削藩，平定淮西，功业卓著。

● **吐突承璀**：神策军中尉，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，心机颇重，权势极大。

● **贾昌**：唐玄宗的驯鸡人，身历唐玄宗、唐肃宗、唐代宗、唐德宗、唐顺宗、唐宪宗六代皇帝，年近百岁，是皇家机密的守护者。

● **郭念云**：唐宪宗的贵妃，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孙女。因郭家背景显赫而遭到唐宪宗的忌惮，终生不肯册封郭念云为皇后。

● **权德舆**：唐朝大臣，诗人。曾先后任东都留守、刑部尚书等朝廷要职，属郭贵妃派系。

● **李忠言**：唐顺宗最信任的内侍，顺宗死后成为其丰陵的守陵人。

● **陈弘志**：唐宪宗的贴身内侍，后亲手弑杀唐宪宗。

● **韩湘**：唐朝文学家韩愈的侄孙，传说中的八仙之一，世人多称其为“韩湘子”。

● **柳宗元**：字子厚，又称河东先生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因参与唐顺宗时期的“永贞革新”遭到贬谪，被唐宪宗弃用至死。

● **尹少卿**：成德藩镇的牙将，梁元帝萧绎的后人。

● **王义**：大唐名臣裴度的家仆兼护卫。

● **禾娘**：王义的女儿，女刺客聂隐娘的徒弟。

● **李素**：波斯人，唐宪宗的司天台监。

● **李弥**：诗人李贺的弟弟，智力低下，但记忆力惊人。

● **惟上法师**：灵觉寺住持，曾与日本遣唐僧空海交好。

● **无嗔法师**：永欣寺方丈，掌握着辩才塔中的秘密。

楔子

大唐贞观二十年，深秋的一个傍晚。

夕阳余晖还没来得及从永欣寺的屋脊上褪尽。突然，响起一声凄厉的呼喊，打破了古刹绵延数百年的宁静。

晚课的僧人们纷纷向外张望，只见一位老僧边喊边跑，跌跌撞撞地冲出禅房，一头栽倒在洗砚池边。

“是辩才？”“他怎么了？”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僧人们面面相觑。

服侍辩才的童僧阿尘跟着跑出来，冲上去搀扶辩才，“师父，您起来呀！”

“不见了！不见了！”辩才却只顾声嘶力竭地叫喊着。

“什么不见了？”

“是、是兰亭……”辩才突然住了口，瞪圆两只血红的眼睛吼道，“是他！一定是他！一定是他偷走的！”

他？阿尘好像明白过来了——三天前有个姓萧的穷酸书生来到永欣寺借宿，不知怎么就和辩才老和尚打得火热。辩才七十多岁了，性格孤僻，平常和寺里众僧都谈不到一块儿，偏偏与这个萧生一见如故，两人聊起琴棋书画来似乎很有共同语言。就在昨夜，辩才还邀那萧生在自己

的禅房谈了个通宵。阿尘在旁边烹茶服侍，听二人又是对诗，又是比试书法，还谈到了什么王羲之的真迹……师父说的“他”莫非就是萧生？

此时此刻，辩才也在回想昨夜，却已五内俱焚——

那萧生究竟是如何令自己卸下心防的？也许是他写的诗，“谁怜失群雁，长苦业风飘”，深深打动了辩才。于是辩才用真心和道：“非君有秘术，谁照不然灰。”就在这一来一去之间，辩才以为结识了一位平生难得的知己。所以当萧生拿出几幅王羲之的真迹炫耀时，辩才才会自豪地说：“你这几纸虽真，却非上佳。真正的佳品在我这里。”

萧生反驳：“除了《兰亭序》，世上也没有比我这些更佳的了。”

辩才含笑：“我就有。”

“你有？”

……辩才无法再回忆下去了。《兰亭序》！为了保住师父智永，也就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传下的这件稀世珍宝，当今圣上几次三番派人来求，都被辩才以经乱散失挡了回去。实际上，那件宝贝就藏在禅房的房梁之上，世上再无第二个人知晓。可是偏偏在昨夜，如鬼使神差一般，辩才就在那萧生的蛊惑下，亲自爬上房梁，从密洞中取出《兰亭序》，展示在萧生的面前！

是了。如今辩才想来，那萧生见到《兰亭序》时面色大变，原非亲眼目睹珍宝时的震撼，而是奸计即将得逞的兴奋！

“天哪！我怎么这样蠢！”辩才和尚捶胸顿足。

今天一早萧生不告而别。辩才整日心神不宁，晚课到一半再也忍耐不住，偷偷返回禅房。刚踏进门，便看到了房梁上那个被凿开的密洞。

《兰亭序》不翼而飞！

“阿尘！快，扶我起来，跟我走！”

“你要去哪儿啊，师父？”

“去找那个姓萧的畜牲啊！”

阿尘不动。“师父，”阿尘的语调既困惑又恐惧，“那个人……他又回来了。”

永欣寺前确有一队人马徐徐而来。辩才半跪着抬起头，昏花的老眼

辨识不清为首者的面容——是萧生吗？可他何以通体火红，似沐血色残阳？

那人终于来到辩才跟前。老和尚看清了，确实是萧生，只是原先的褴褛布衣换成了一身绛色衣冠。官服。

辩才激越的心情突然冷下来。

萧翼尽量不去看辩才的脸，而是紧盯手中的黄绫，朗声宣道：“大唐皇帝诏曰，僧人辩才藏匿国宝《兰亭序》，屡以虚言犯上，已属欺君之罪。现命监察御史萧翼取得《兰亭序》。朕念辩才护宝心切，不予追究其罪。另赐帛三千段，谷三千石。”顿了顿，方压低声音道，“辩才，谢恩吧。”

辩才和尚匍匐于地，许久一动不动。

惭愧和内疚使萧翼无法立即拂袖而去。他想，手段的确卑鄙了些，但若非老和尚不知好歹，自己又何必出此下策？毕竟，是当今圣上想要《兰亭序》啊！

奉旨而行，哪怕烧杀劫掠亦为正道。

皇帝的喜悦和嘉奖，以及由此带来的许许多多荣华富贵的想象，终于战胜了最后一丝良心的谴责。萧翼走了。永欣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

阿尘带着哭音叫起来：“师父！”从地上扳起辩才的身子。老和尚双目紧闭，一缕鲜血正沿着嘴角淌了下来……

目录

楔子 / I

第一章 迷离夜 / 1

第二章 刺长安 / 64

第三章 幻兰亭 / 131

第四章 新婚别 / 197

第五章 镜中人 / 266

第一章 迷离夜

1

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,五月末。

雷雨夜,长安灵骨塔下的一间屋内。

年逾百岁、历经六代大唐皇帝的贾昌老泪纵横。

他数着墙上的行书大字,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一百、一百零一……一百五十九、一百六十、一百六十一!”

没错,仍然是一百六十一个,不多,也不少。他已经老到看不清墙上的字了,只能靠着数数来确定他用生命守护的东西还在。

那是皇上的嘱托,也是他的命。

多年以前,皇上对贾昌说:“从今以后你就守在这里,绝不能让外人走进这间屋子,看到这些字。你永远别想搞清这些字的含义,你的责任是守护它们,所以……什么都不要问。”

皇上说话的时候,脸上有种平和而坚忍的力量,这种力量他们李家一脉相承,可以让全天下的人顺服。贾昌就真的什么都没问。

这是有关皇族的秘密,贾昌不能也不敢参透,只尽心守护,每日默诵。但如今他的生命即将枯竭,他想把这个秘密传承下去,却又不知如

何说起。

“爷爷！爷爷！”

贾昌颤巍巍地转过身，“闪儿？”

“我来帮您点蜡烛。外面下大雨了，您不嫌暗吗？”郎闪儿端着一支蜡烛走进来，屋里顿时变得明亮。郎闪儿将蜡烛放在北墙下的供桌上，又看了看香炉，大声说，“香也熄了。”

贾昌问：“下雨了吗？”

“嗯！电闪雷鸣，好吓人的。”郎闪儿瞥了眼贾昌，心想：老丈的耳朵背得不行了。

贾昌抖抖索索地朝郎闪儿伸出手去，“闪儿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非常重要的话……”

“爷爷！”郎闪儿倒退一步，脸色有些发白，“外面好像有人在叫门，我得出去看看。”

“闪儿，你别走。爷爷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……”

“呃，好，那等我回来再说。”郎闪儿慌里慌张地把香炉里的香点燃，逃也似的溜了出去。

郎闪儿躲在门口的布帘后，面色诡异、眼神定定地窥视着贾昌的背影。老人家的身躯佝偻成一团，白苍苍的脑袋垂到肩膀下面，几乎看不见了。他最近经常这么睡过去。郎闪儿能清晰地感觉到，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将贾老丈往另一个世界拉扯，说不定哪一次拉过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香炉里的香越烧越旺，郎闪儿的心也越跳越快，“爷爷，您好好睡吧。对不起……”

雷声轰鸣，闪电从门外直劈进来。郎闪儿吓得扭头便跑。

他没有看见，就在雪亮的闪电中，贾昌突然从蒲团上一跃而起，仿佛邪魔附身一般，手舞足蹈，如痴似狂！

2

从傍晚开始下起一场大雷雨，入夜后雨势有增无减。长安城东春明

门外的这所小院里，雨水几乎在地上淌成了一条湍急的小河。

郎闪儿沿着廊檐一路小跑，斜打过来的雨还是湿透了半边身子。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他嘟囔着开院门，一不留神踩进水里，气得嚷：“真晦气！喂，你找谁啊？”

“这位小郎君，打扰了。”

摇曳的气死风灯下，一张清丽的鹅蛋脸略显苍白，帷帽的蒙纱已高高撩起，用簪子别在脑后，几缕发丝湿答答的黏在光洁的额头上。身上的夏衣都被大雨浇透了。

她的样子虽然狼狈，仍有一份艳光摄人心魄。

郎闪儿的脸腾地涨红起来，眼神不知该往哪里落。

女子说：“请问小郎君，此处能否借宿一晚？”

郎闪儿回过神来，“呃，不——行。”

她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“要不……你去前头的镇国寺试试吧。”郎闪儿打算关门。

“小郎君！雨太大，我们再无力去别处了，请无论如何收容一晚。”女子往旁边一闪身，郎闪儿这才看见，她身边的墙上还靠着一个满身血污的男人。

女子解释：“我们的马惊了，他是车者，从车上摔下来受了伤。”

郎闪儿为难，“可是……这里的规矩不收女客。”

“那就请收下他。”女子喜道，“我可以去投镇国寺。”

“别去，他骗你的。”院中突然冒出一个白衣素巾的青年男子，自郎闪儿的背后向女子道出这么一句话。

郎闪儿猛回头，冲着他怒目而视。

男子当作没看见，冒着大雨出门挽住伤者，径直往院内搀去。女子略一迟疑，也跟了进去。郎闪儿气呼呼地在他们后面关上院门。

伤者被扶坐于廊檐之下。男子手脚麻利地替他检查伤情，上药并包扎。待他忙完，一直默守在旁的女子才低声道：“多谢崔郎……中。”

“娘子真好眼色。”崔郎中笑着合上半新不旧的药箱，又特意将镌着“崔”字的一面转向她，“不才崔淼，江湖行医为生。”

“娘子真好眼色。”——从小到大，总有人如此评价裴玄静，却从没人告诉过她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。很久以后，当裴玄静回想起与崔森初遇的这一幕，方才意识到他那洒脱笑容背后的迟疑。很可能当时他已经发觉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不过像崔森这样自傲的人，轻易是不肯认错的。

他只是问：“敢问娘子怎么称呼？这是要进长安城呢，还是刚离开？”态度自然有礼。

她自称为蒲州永乐县原县令裴昇之长女玄静，是来长安投亲的。不想今天到达城门外时暮鼓正好敲过，马车被堵在城外，又遇上了雷暴雨。

“蒲州？那么娘子应该从东北方向的通化门进长安，怎么又会来到这春明门外？”

“马匹受了雷惊，一路狂奔至此。”

崔郎中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行路之马都经过训练，寻常雷雨怎会吓到这个地步？况且就算受了点惊，车者也该有手段束缚住马匹才是。否则谁敢坐他的车？”

负伤的车者哼唧了几声，像要替自己辩解。不过他摔得头破血流的，连话音也含混虚弱。崔森笑道：“老兄莫急，没人怪你。”

郎闪儿在旁边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崔森说：“对了，给裴大娘子介绍，这位小哥是此地的护院大总管。姓郎名闪儿。叫他郎闪或者闪郎都行。成天东闪西闪的，人如其名。”

裴玄静不禁微翘起唇角。

崔森又道：“亏得娘子没去什么镇国寺。最近从淮西战场逃难来的人太多，那里早就人满为患了，而且也不容留女施主，除非娘子从宫里来。”

“皇宫？”

“就是公主、长公主什么的。如果是她们要寄宿寺院，那方丈巴结还来不及。”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讽。

裴玄静心想，这位崔郎中表面温文有礼，多半还是行医养成的

习惯。实际上他口舌锐利，处处透着锋芒，内心应该有点愤世嫉俗吧。

郎闪儿愁眉苦脸地插嘴：“不是我成心为难娘子，小的真的不敢留你啊！娘子看看这里的情形……”

其实，裴玄静早已发现此地别有洞天。

她平生头一次来长安，又被惊马带着狂奔，完全辨不得东西南北了。方才在漫天的电闪雷鸣中看到这所小院，便一头扎了过来，根本来不及多考虑。此刻她的身心略安，便习惯性地观察起周边的环境。

这是一所寻常的四合院落，沿墙一溜简易的房舍。房前有廊，茂密的松柏和翠竹自房后探出，在风雨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草木之香，分明已栽种了好些年。院子中央的空地上竖起数架凉棚，棚下横七竖八或躺或坐满了人，因为闷热，所有的房舍均敞着门，可以隐约看见里面也躺满了人。连廊檐下都是人。

粗粗算来，这个院子里少说也有百来号人。男女老少全部衣衫褴褛，一望便知是穷苦百姓。夜渐深，绝大部分人都睡了，所以并无人声喧哗，只有雨声不绝于耳。

裴玄静算看明白了，郎闪儿必是因为院中人已经太多了，才不肯收留自己，便逗他：“闪郎戏弄我，这里分明有不少女客。”

郎闪儿分辩：“别人都是合家老小的。娘子你……是一个人。”

“一个人又怎样？况且我也不能算一个人，还有一位车者呢。”

郎闪儿没词了，少顷，气鼓鼓地道：“反正都让你进来了，娘子休要得了便宜再卖乖！”说罢起身便走。

“我哪里得罪闪郎了吗？”裴玄静哭笑不得。

崔淼直乐：“娘子别多心，这闪郎忒小气的。他是估摸着收不到娘子的租金了，心里不痛快。”

租金？这一点裴玄静倒是没想到。她起初以为小院位居镇国寺后，看情形必是寺院收容穷苦人的积德行善之所，怎么还要收租呢？

雨又小了些，漆黑一片的后院方向影影绰绰地泛出微光，仿佛能看到一座白塔的影子。裴玄静越来越困惑了，这究竟是个什么所在？